

中国随笔 年度佳作 2017

ZHONGGUO
SUIBI
NIANDUJIAZUO

耿立

主 编

GENGLI
ZHUBIAN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随笔年度佳作 2017 / 耿立主编. -- 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18.4

ISBN 978-7-203-10345-5

I. ①中… II. ①耿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32149 号

中国随笔年度佳作 2017

主 编: 耿 立
责任编辑: 李 鑫
复 审: 贺 权
终 审: 员荣亮
装帧设计: 八牛·设计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邮 编: 030012
发行营销: 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(传真)
天猫官网: <http://sxrmcbs.tmall.com> 电话: 0351-4922159
E-mail: sxsccb@163.com 发行部
sxsccb@126.com 总编室
网 址: www.sxsccb.com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承 印 厂: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: 15.5
字 数: 286 千字
印 数: 1—5000 册
版 次: 2018 年 4 月 第 1 版
印 次: 2018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203-10345-5
定 价: 4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序言

随笔随记

耿 立

随笔的第一命题是思想，在因袭沉重的世间，提供独特的洞见和思想是危险的，因为都是病人的时候，那些思想的麻木是止疼的药膏，你接触了那种麻醉，那种无所适从的真空，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。那些人会把思想者当成江湖术士或者骗子。这是随笔的不幸也是思想者的不幸。

于是就会出现很多思想的变节者、妥协者，或者忏悔者，面对利益和所谓的安全，痛哭流涕或感恩戴德。

思想者的陨落是随笔文体必不可少的代价，就如流星，你划过了黑幕，你坠落，这是命定。

一个粗糙的头脑是幸福的，但粗糙的大脑使人愚昧。

但随笔有一种高贵的气质：击中并折磨别人的灵魂。

随笔是自由思想者的集合，不人云亦云，不鼠目寸光，但思想者往往是受难者、受苦者。人们往往把那些不合作者、特立独行者看成害群之马。但我们会知道，历史会给这些所谓的害群之马正名，当时的所谓的“坏人，捣乱者”，往往是“先驱，预言家”。

随笔是以精神的供给者而骄傲，而非知识的小贩和所谓的引车卖浆者；随笔应把思想和精神当作天然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。

判断随笔高下的准绳是思想，而非像注水的猪肉表面光鲜。

人类之所以有力量在于思想，随笔亦如是。在今天，随笔呼唤思想，也呼唤随笔的力量，给这个文体以更高的世界和期许。但阻碍随笔前进的东西，我以为是小感想和朝书，是风花雪月，是没有怀疑的胆识。蒙田说“对于健全的头脑来说，怀疑是最好的枕头”，虽然帕斯卡对此颇不以为然，帕斯卡渴望的是拥有一个去忧解惑的枕头，也许他在现实遇到了很多烦心事，他需要精神的按摩，但风花雪月就是按摩师，这是随笔的下品。

随笔是一种维护知识分子思想荣誉的体裁。保持良知，不被各种时代幻觉和幻象所俘获，这也是近于一种灵魂叙事的文体。心灵的高贵、独立的书写、自由的思想与文字，都是随笔的依赖。

我总觉得，随笔是历史的精神侧面，是时代的精神侧面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勘察人的精神痕迹。在阅读随笔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是随笔的精神在我们的精神上留下的痕迹，但在当下，能在精神上留下精神痕迹的文字越来越少。

精神和影响没关系，和身体的胖瘦没关系，精神和思索和胆识有关。

如果一个民族缺少了精神的喂养，那民族的身体也会垮下。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填饱我们的胃袋，经过我们喉管，能被我们消化。能成为我们壮骨的食物是不多的，多数食物只是活命，只是肉体的养料，而精神的养料和身体的养料是两个概念。

随笔的精华是后来者精神前行的路标，也是支撑后来者前行的火把。随笔有门槛，会选它的读者。西方有谚语：相同羽毛的鸟聚在一起。是的，相同羽毛的思想也会聚在一起。

2017年11月初 珠海

目录

大是懵懂	胡竹峰 / 001
泥土的虔敬（外一篇）	耿 立 / 009
当有人否决你的想象 ——关于鲍勃·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	王威廉 / 013
风吹落日	江少宾 / 019
寂静的美神	王 韵 / 034
大梁坡上的生活	帕蒂古丽 / 039
仰望高处，低身而思	凸 凹 / 050
忧郁而美丽的土地	林纾英 / 067
《金瓶梅》札记	刘诚龙 / 073
优雅的本质即无情	苏兰朵 / 083

“竹林七贤”的背影	王祥夫 / 089
八月之魅	于 兰 / 095
郑伯克段	李敬泽 / 103
劳动者不知所终	草 白 / 114
瑞香花与东坡	张宗子 / 124
学书六十年，而今才知砚	曹乃谦 / 130
松浦居随笔	张 炜 / 135
枕边书《枕草子》	李 娟 / 145
微尘众	陆 梅 / 147
执子之手	梁鸿鹰 / 150
人在字里行间	朱航满 / 159
中年记	柴 薪 / 164
最是寻常味道	人 邻 / 171
送走三只猫	南 帆 / 180
关于王国维之死	黄大荣 / 188

随手记	毕 亮 / 191
藏匿着的甜味	指 尖 / 201
有美一人，独倚青山	安 然 / 207
未被删除的微信号码	王丽娟 / 218
八月黍成	宁 雨 / 222
何用哀伤付一生	吴昕孺 / 229
村庄的声音（系列）——咳嗽	李公顺 / 235

大是懵懂

胡竹峰

有怀朱耷先生

春阳中捧着新茶，杯中芽叶起伏。山浅绿浓绿嫩绿，干燥的绿湿润的绿，不同的绿中，忽然忆起八大。

三月间，桃花开遍陌上，杜鹃鸣了，什么也不做也不想，散散淡淡翻一本朱耷的书画册。有时，从午后一直看到日暮，不知不觉，一弯月亮爬上柳梢。

暑热难熬，读八大解暑。

秋凉肃穆，读八大壮怀。

寒意中喝一杯红茶，温一壶黄酒。窗外的乔木，落叶成渣，敞头淋着冬天的风，木然立在山林中。屋檐下，木椅一把，方桌一张，茶杯一只。忽然忆起八大。

木器色

朱耷的名字，音好。八大山人的名字，形好，尤其是哭之笑之的落款，大美。我个人极喜欢朱耷二字。这个名字有味道，如木器色泽且生有厚厚的包浆。不是徐文长，不是郑板桥，不是金冬心。是金农，是钱瘦铁，是范宽、梁楷、髡残，有奇味。

据说因生就一双大耳朵，家人取名曰朱耷。

《麻衣神相》上说：

耳主大脑，而通心胸，为心之司，肾之候也。故肾气旺，则清而聪，肾气虚，则昏而浊，所以声与性并行也，厚而坚，耸而长，皆寿相也。

朱耷享年八十。

林散之晚年耳朵不好，有时候他落款就写“林散之左耳”。

林散之左耳，王羲之右军。

书画家的落款，有意味。与八大山人同期的有一位画家，叫牛石慧，他的落款是“生不拜君”。

哭之笑之。

生不拜君。

个

汉朝人喜欢画壁，土砖石墙上都是盛大张扬的神话传说、历史故事以及山川风物。唐朝人物画一时风流，才有曹衣出水、吴带当风。宋朝人讲究格物论理。所谓格物，就是对事物用非常认真的方法分析研究，找出构成事物的道理。宋画里即便是街上房屋窗内的人儿，也眉眼清楚。元明人追求闲适，高山流水听松卧云，画了太多的大幅山水。朱耷丢开这些，以一己面目沉迷于尺幅大小的花鸟虫鱼。

朱耷的书画，猫一幅鸟一幅瓜一幅果一幅花一幅草一幅，构图简单得近于空白，以小见大，盈尺间气息饱满，有一个丰满圆足的生命，让人生出无限想象。尤其是看真迹。

第一次看见朱耷的真迹是幅小小的墨笔瓜果，清宫旧裱。旧裱好看，只是镜框雕有祥云，不搭朱耷的心境。那幅瓜果图有题跋，没抄下来，现在忘了。

朱耷笔下的一朵花，一枝荷，一羽鸟，都是一“个”，一点，以少少许，胜多多许，这里有为艺的自尊与自信。

朱耷的布局，往往在方寸之间，一方一寸，却是宇宙万千。这些画是带核的诗，有青橄榄之味，入眼回甘袅丝，小中能见大，弦外有余音，平中寓曲、拙里藏奇、耐人寻味，于传神写态处旁逸斜出，线条布局间含而不发，给人以妙趣横生、粗中有细的感染力。

第一次见到朱耷的书画，是在一套香港出版的小说上。一本书用《鱼图》做封面，图中鲢鱼寥寥数笔，游弋于白纸幻化的无边江湖中。一本书用《双鹰图》做封面，设色苍茫上古。一本书用《松鹿图》做封面，有种高级的俗气。看惯了袒胸露乳、刀剑棍棒、拳打足踢，遇见到如此别致的书衣，心里觉得愉悦：这才像本书的样子。

鱼帖

石涛的画一笔好画，朱耷的画一笔妙画。好画有味，妙画有道。石涛的书画有味，朱耷的书画有道。道可道，非常道。有味的书画是青菜，嚼一嚼咽得下去。有道的书画是橄榄，嚼一嚼咽不下去。但吃一口，即有余味。

朱耷的鱼味有余味。青年时看朱耷画鱼，以为怪。少见多怪。现在看朱耷的鱼，觉得呆。此呆非木鸡之呆，而是醉鱼之呆。乡下农人在鱼塘里撒下酒糟，鱼吃了，体态似喝醉了一般不谙水性。

窗外风也萧萧雨也潇潇，秋天的凉意吹进来，吹得动挂轴条幅吹不动墨池镇尺。想象布衣的朱耷站在案前画鱼，下笔似青天起乌云，画着画着，鱼突然变成罗汉。铅灰的影子，像一件陶器，衣衫染着淡淡朱砂与宿墨的印痕。

朱耷的鱼多在白纸的虚空中游动，鱼水两忘。

朱耷喜欢画鳊鱼，鳊鱼为肉食性鱼类，在画中也一副恶头恶脑的神情。有时候是愤怒的鳊鱼，有时候是自负的鳊鱼，有时候是平静的鳊鱼。

鳊鱼有时候写作“贵鱼”，为了讨口彩。鳊鱼卖得也不便宜，一条鳊鱼抵我一篇文章的稿费。想想我的文章卖得也不便宜，有时候一篇文章也能买十条鳊鱼。于是释然。鳊鱼有时候写作“桂鱼”。鳊鱼厚皮紧肉，黄身有黑斑，斑斑驳驳，恍如秋天桂花黄的暗影。

鳊鱼刺少，种类很多，它的肉属蒜瓣肉，细嫩鲜美。据说它夏天好钻在石缝里，是鱼类中唯一像牛羊，有肚能嚼的，所以吃小鱼。最著名的是翘嘴鳊，画里常常见到：水墨画家画鳊鱼，嘴都像个铁钩子似的翘起。

鳊鱼是美馐，张志和“桃花流水鳊鱼肥”一句有出尘之美，一片隐逸之气。

鳊鱼四时皆有，三月时最为肥美。在清代汇总的菜谱《调鼎集》中，记有十多种鳊鱼的做法，除了清蒸，认为炒片最佳，炒者以薄为贵。饭馆里平日所做的整鱼，常用鳊鱼，醋熘、红烧、酱汁、五柳都可。零做的如滑熘、瓦块、糟熘、锅鱼、葱椒鱼、高丽鱼条、抓炒鱼片等，全和黄鱼做法相同。

鳊鱼的“鳊”字，颇可玩味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对鳊的理解是形体上的：“鳊，𩺰也，其体不能屈，曲如僵，𩺰也。”李时珍还解释：“昔有仙人刘凭常食石桂鱼，桂𩺰同音，当即是也。”宋人罗愿的《尔雅翼》中还记有一种传说：如果渔翁钓到一条雄鳊鱼，数条雌鱼都会舍身来救，因此，一条甚至能引来十多条。鳊鱼是情义之鱼。

朱耷画鱼有佛性。

朱耷画鸟有人性。

那些鸟茕茕独立，或仰天而鸣或展翅欲飞或引颈回视，孤芳而不自赏。到底是太寂寞，寂寞得无暇自赏，朱耷在从从容容中把玩自己的孤单。

朱耷的画，我最喜欢花鸟，其次喜欢山水。

朱耷画鹿，枯寒若惊弓之鸟。

我见过近十幅朱耷的鹿，鹿同“禄”——福禄寿。朱耷一生福禄全无，画不好鹿。

骑马篇

朱耷书法的线条映带左右，像胖妇人起舞。难也正是难在这里，难得胖妇人身身体韧性柔性如此之好，我怀疑朱耷笔下取法过十六天魔舞。

敦煌元代舞蹈壁画中舞者皆丰腴香艳，丰腴的香艳比骨感的香艳更撩人也更销魂。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看着肌肤丰泽的薛宝钗雪白的胳膊，动了羡慕之心，不觉呆了。宝钗褪下串子来给他，也忘了接。朱耷的书法，下笔多变，万变不离其宗——马鬃。

我看朱耷的书法，就像骑马奔驰一般，马跑得飞快，风吹起马鬃。看朱耷的书法，心生喜悦，仿佛策马散心。如果把中国水墨拟人化，朱耷就是天马，在白的宣纸上声色纵横。

王羲之的书法是骑龙，偶尔也骑一骑流水或行云。

颜真卿的书法是骑虎，学颜真卿书法者往往骑虎难下。骑虎难下，虎也难下。谈虎色变，虎也色变。

米芾的书法是骑四不像，《封神演义》中姜子牙的坐骑似鹿非鹿，似马非马，似牛非牛，似驴非驴，谓之四不像。

苏东坡的书法是骑鹿，有人指鹿为猪，不怪他眼拙，造化未到耳。造化不是机缘，机缘天注定，造化要修。

郑板桥的书法是骑驴，骑驴颠簸在路上，骑驴颠簸在石板路上，骑驴颠簸在雨后的石板路上。

朱耷的书法，是骑一匹骏马左右上下，骑一匹老马迎向晚霞，骑一匹瘦马独寻梅花，骑一匹病马浪迹天涯。这些比喻的意思是说朱耷单枪匹马，这些比喻的意思是说朱耷的书法里有不同滋味。真正一味的是董其昌的书法和文徵明的书法。董其昌与文徵明是瓜果与蔬菜。近年居家常食素。我老家说人不好惹，就说他不是吃素的。

和尚吃素，慈悲为怀。

晋人书法流传至今，多是摹本拓片。《平复帖》《伯远帖》满足得了好奇，满足不了好学。欲窥晋人书法门庭，朱耷墨迹中可寻路径。

朱耷的书法，仿佛燃起的一块沉檀，渐渐洇开烟纹，发出旧年之香。

三十岁前，有去滕王阁的心境。三十岁后，更喜欢青云谱，据说那是朱耷当年创办的道观。

十五六岁时路过一次南昌，当年只闻滕王阁，不晓得郊外还有个青云谱。王勃少年得志，朱耷古稀晚翠，孤寂的心声也只能由青云谱就。枇杷晚翠，梧桐早凋，这是《千字文》里的话。

朱耷手书《千字文》，洋洋洒洒如庄子文章，无一丝渣滓。

如见祥云

读朱耷的《兰亭序》，如见祥云。

我见过十余种朱耷的《兰亭序》，尽管是印刷品，也觉得幸运。有人见过自康熙癸酉（1693年）至康熙庚辰（1700年）八年内十八件款署朱耷的《兰亭序》，其中伪作六件，真迹十二件，可谓前世积德。

据说朱耷传世的大小各色《兰亭序》不少于二十件，究竟抄录过多少回，无从求证。我们知道的是，永和九年的那场曲水流觞，余波荡漾，让一千年后哭之笑之的朱耷兀自向往。

朱耷的《兰亭序》结体疏畅，见山爬山，遇河涉水，我行我素，堂堂正正，学王而不见妩媚。要那些形和相做甚，即便是王羲之的形和相。世间万事万物自有其理，把一双脚削得鲜血淋淋去适履，行不得走不得，这样的事，朱耷不做。

与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相比，朱耷的《兰亭序》节制从容，心境是宁静的。其中有一扇面：

永和九年暮春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修禊事也。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。此地乃峻岭崇山，茂林修竹。更清流激湍，映带左右，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坐其次。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娱目骋怀，洵可乐也。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一觴一咏，亦足以畅叙幽情。已故列序时人，录其所述。

文气干燥，书写的线条更干燥，无滞无碍。少了那些抒情，也少了跌宕起伏，

一片浑茫，不见了王羲之的波光，嶙峋如掌心把玩的核桃。

朱耷生在江西，平生足迹大抵不离南方。但他书画的质地是干燥的，干燥得让我好奇。

干燥不见得比湿润差。

干燥是大境界。

干而不燥则是大宗师气度。

神气

甲骨文、篆书、二王、魏碑、唐楷、朱耷，这些字体有符号感更有宗教感。符号感是艺术，宗教感是神性。朱耷的神性让笔墨神气十足。穿过虚无，穿过时间，留下美好，朱耷神气的背后依附着神性，赋予花鸟虫鱼以永恒，赋予纸墨以永恒，这是纸墨的福气。

朱耷的神气里有深情：

墨点无多泪点多，山河仍是旧山河。

横流乱世杈椰树，留得文林细揣摩。

朱耷的神气并非孤傲倔强，而是从容和简淡，从容而简淡地指向澄明。朱耷展示的从来不全是愤怒，而是漫不经心的自在和随意。哪有那么多种仇恨与不甘。再深的恨与爱，也会被时间冲淡。津津乐道白眼朝天的人，谬托知己。只学朱耷白眼朝天的人，未能登堂。

朱耷的妙处大概是此八字：

浑融无迹，妙然天成。

从容简淡包含着结构、笔法的无比丰富性。过于丰富，只能对无限丰富性隐忍地控制，呈现极其朴素简淡的一面。这就是天才的禀赋。天才是自然之子。天才不易学，原因即在于此。许多人觉得朱耷好学，上手后，穷尽毕生，也只得在他一山二水中山穷水绝。

我从来不认为朱耷是修出来的。

王羲之横空出世。

苏东坡横空出世。

朱耷横空出世。

鲁迅横空出世，只可惜去世太早。

八大山人

朱耷，江西南昌人，明宁献王朱权九世孙，明亡后，心情悲愤，落发为僧，法号传綦，字刃庵，又用过雪个、个山、个山驴、驴屋、人屋、道朗等号。他最著名的号是八大山人。

两书家闲聊。

问：“八大山人是一个人还是八个人？”

回：“自然是八个人。”

曾见一旧石章：千人万人中，一人二人知。

呜呼。

有个叫邵长蘅的人曾留下了深入朱耷内心的记录。一个神秘的夜晚，深山古刹，大雨滂沱，与朱耷在纸上笔墨交谈，相问相答。这是朱耷唯一一次向世人敞开心扉，他到底对邵长蘅说了什么，不得而知。如今留下的只有一篇短短的《八大山人传》：

八大山人者，故前明宗室，为诸生，世居南昌。弱冠遭变，弃家遁奉新山中，剃发为僧。不数年，竖拂称宗师。住山二十年，从学者常百余人。临川令胡君亦堂闻其名，延之官舍。年余，竟忽忽不自得，遂发狂疾，忽大笑，忽痛哭竟日。一夕，裂其浮屠服，焚之，走还会城。独自徜徉市肆间，常戴布帽，曳长领袍，履穿踵决，拂袖翩跹行。市中儿随观哗笑，人莫识也。其侄某识之，留止其家。久之，疾良已。

山人工书法，行楷学大令、鲁公，能自成家。狂草颇怪伟。亦喜画水墨芭蕉、怪石、花竹及芦雁、汀凫，儻然无画家町畦。人得之，争藏弃以为重。饮酒不能尽二升，然喜饮。贫士或市人、屠沽邀山人饮，辄往。往饮，辄醉。醉后墨沈淋漓，亦不甚爱惜。数往来城外僧舍，维僧争鬻之索画。至牵袂捉衿，山人不拒也。士友或馈遗之，亦不辞。然贵显人欲以数金易一石，不可得。或持绫绢至，直受之曰：“吾以作袜材。”以故贵显人求山人书画，乃反从贫士、山僧、屠沽儿购之。一日，忽大书“哑”字署其门，自是对人不交一言，然善笑而喜饮益甚。或招之饮，则缩项抚掌，笑声哑哑然。又喜为藏钩拇阵之戏，赌酒胜则笑哑哑，

数负则拳胜者背，笑愈哑哑不可止，醉则往往欹欹泣下。

予客南昌，雅慕山人，属北竺澹公期山人就寺相见，至日大风雨，予意山人必不出，顷之，澹公驰寸札曰：“山人侵早已至。”予惊喜趣乎笋舆，冒雨行相见，握手熟视大笑。夜宿寺中剪烛谈，山人痒不自禁，辄作手语势。已乃索笔书几上相酬答，烛见跋不倦。

传后有按语，下得沉痛：

世多知山人，然竟无知山人者。山人胸次汨渟郁结，别有不能自解之故，如巨石窒泉，如湿絮之遏火。无可如何，乃忽狂忽暗，隐约玩世，而或者目之曰狂士、曰高人，浅之乎知山人也。哀哉。

见过一个简单的朱耷年表，说1684年，五十九岁的朱耷始署“八大山人”款名，钤“八大山人”印的。名号的来历有两种说法：一说常持《八大人觉经》，因号“八大山人”；另说“八大山人者，四方四隅，皆我为大，而无大于我者也”。我取前一说法，四方四隅，皆我为大，这不是朱耷的心性。

无材可去补苍天，枉入红尘若许年。《石头记》中的顽石，曹雪芹轻笔一点，枉入红尘。朱耷是跌入红尘的。明朝灭亡，朱耷时年十九，不久父亲去世，他内心极度忧郁、悲愤，遂假装聋哑，隐姓埋名遁迹空门，潜居山野，以求自保。朱耷的画幅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签押，以“三月十九”四字组成，仿佛像一鹤形符号，借以寄托怀念故国的深情（甲申三月十九日是明朝灭亡的日子）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朱耷内心一直有一座喷发的火山。徐渭也有一座火山，偶尔会爆发，至死不变。朱耷相对平静一些，署名“八大山人”后，更加隐忍，一方面是血脉里的清贵。天纵之才与家国情怀相融成老杜的诗歌，慷慨悲壮。贵族气，我理解为独善节制、矜持淡然，不精怪，不撒泼，不粘腻，干净之外，还有一份干脆。

朱家王朝覆灭很久了，作为王族后裔，为儒为僧为道为隐，离世的步子轻盈而稳健。画笔诉说的如烟往事，小楼昨夜，无限江山，故国不堪笔墨堪。

《大家》2017年第1期

泥土的虔敬（外一篇）

耿 立

顺着畦埂走，不知不觉，你就忘了回家的路。特别是有青纱帐的时候，那畦埂的深处，就像有一种诱惑，逗你走向更深处，前边无人，后面也无人，你只想这样一直走下去。母亲的声音传过来了，显得辽远，显得空茫，那声音在庄稼的秸秆上来回震荡，一圈一圈的，最后把你包围。你知道，有母亲声音的地方就有家，在畦埂上走的时候，能听到母亲的叫声，是一种幸福。

畦埂是大地的肋骨，她撑起村庄和田野，以免精魂松懈，支不起摊子。这些肋骨有直的，有斜的，犬牙交错，抑南抑北，或东或西。哪里有畦埂，哪里就有人迹，哪里就有收成，顺着她，顶头就能和庄稼和播种以及汗水、收获、储藏撞个满怀。

人们说乡村是泥土做的，是啊，老家的一切都在泥土上。那里的人不识字，但他们知道大地上的一切都是泥土给的。如果说草的种子是汉语印制的，父亲能读懂，那村主任折腾土地的脾气就是英文印制的，他读不懂。因为有时村主任让大家种水稻，却颗粒无收。父亲说我们这里的地寒，水稻是金贵喜暖的玩意儿，泥土有脾气，你不要拗，种子也有脾气，你不要拗，你能把庄稼种到石板上？

当牛下晌了，从对面走过来，父亲总是停下来，退后一步，给牛们让路，虽不用手捂着胸脯，但绝对虔敬，如同除夕从祖坟上把先辈的神灵请回家过年一样。父亲相信牛和人一样，离头三尺的地方有神灵。

每次从城里回木镇，把随身的东西往家里一扔，如果不到畦埂上走走，心就像欠缺一块。父母知道我这个心病，有时才到家门，没和父母搭几句话，母亲就会急着撵我，走吧走吧，到地里转转去吧，反正在父母跟前待不住。

一回家就往地里跑，这举止是会被某些乡间人耻笑的：已经是城里的人，还脱不了乡下的土气。我有时就想，在田野中间的畦埂上，搭两间草庵或者弄两间黄泥屋子，住下也不错，索性就做一个陪伴庄稼和自然的耕读者。但我没敢说出

来，乡下人一定会说我作，大家都挤破头往城里钻，你偏要折身归返到田地里。

是的，我承认自己内心对泥土的迷恋，总觉得自己的一部分还在泥土里。记得小时候，在街道或是畦埂上跌倒，母亲总是在地上抓一抔土，喊：“回来，回来！”我委顿的神态就立时精神了。

有一年的冬日，我在城里整日整夜睡不着，每到晚间，必须把两只耳朵用棉花堵上，否则一点响动就心惊肉跳。当时还不知抑郁这个词，但总觉得生活就像冬日里的薄暮，沉默压抑。常常是天黑透了，我推开老家木镇的门，那时母亲总是惊愕地从油灯下站起，起身时，母亲带起的风把那油灯的火苗吹得东倒西斜，我却觉得温暖无比。特别是下雪的时候，我进屋，母亲用笤帚为我扫身上的雪。

是什么让我迷恋那些畦埂呢？我自己也摸不清。也许这种神秘的牵引只能用古老的乡间哲学——“命”这个字来解释，其实所谓的命就是一种生命的密码，没有人能破译得了。

一踏上畦埂，漂泊已久的人，就像接通了某根神经，情绪一下激荡起来，好像听觉味觉嗅觉都重新张开了。有时走着走着，你不自觉地就想吆喝一声：哎——哎——哎。想到小时候，我们在地里割草，割累了，就把草摆在畦埂上，然后就吆喝起来：哎——哎——哎。不多一会儿，远处也有人吆喝起来：哎——哎——哎。这边呼，那边应。

整个平原都是哎哎的吆喝声，仿佛无数孩子的嘴在半空中呼喊。

麦子扬花季节的晚上，我曾扛着铁锨追随着父亲把河水引到地里给麦子浇水。那些草啊庄稼啊，像是过节在等着这一顿酒似的，有的庄稼酒量大，刚喝完，还没咂巴嘴，就引诱畦埂网开一面，在人不注意的时候松软出一道口子，再喝几口。这时父亲就大喊着：“快堵上口子，别把麦子撑死了！”

其时，经过少雨的春天的庄稼，灌了几口猫尿似的酒，一个个如鬼魂附体，浑身颤抖。酒不是把他们灌醉了，而是把这些小生灵们的筋骨唤醒了，伸胳膊伸腿的，大呼小叫的，到处都是吱吱的争先恐后地拔节生长的声音。那些畦埂却好像是父亲给出的一个个咒语，箍住那些小生灵，怕他们得了便宜卖乖——发疯。

原本我想纵容这些麦子一把，让他们喝个东倒西歪，前仰后合，到麦子成熟的时候，好记得我的好，把最好的淀粉奉献出来。但听了父亲怕撑死他们的话，就改变主意，让小生灵的肠胃欠一点，不知他们会不会怨恨我。

还记得那夜，很多的人家都在浇地，累了，就穿过畦埂聚到一块儿说话。因为久不在家的缘故，看到镇里的人，我总是早早地把烟掏出来递过去。我并不抽烟，每次还乡，母亲就教导我，兜里多装几盒烟，见了人先让烟，免得人说你才离开土地几天就摆架子。大骡子大马架子大值钱，人架子大不值钱。大家接过烟，